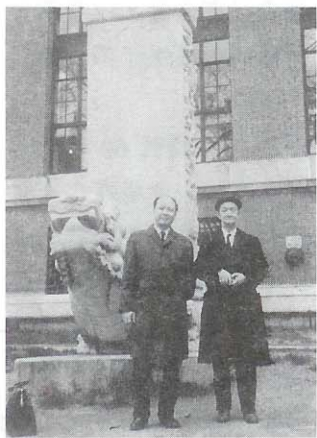


究」的框內，才開始「為學術而研究」工作的時代。

直到我將退休前，還被研究工作吸引的原因，是受前後三次外國進修的巨大影響。外國研究機構的魅力在於可吸收世界級科學者的指導、有完備的設施、文獻及豐富的實驗經驗等等、自己設想的任何事都可付諸實行。我於 1966（民國 55 年）到丹麥哥本哈根的皇家牙科大學，接受頭部發育的講義，經過數個月的期間被啓發，對實驗種種的想法受到很大的啓示歸台。在那年，即刻到哈佛大學的嚴開仁教授處，一起做生體染色實驗的頭部發育研究，並將這研究論文兩篇，於 1968 年刊載於德國國際上有名的雜誌 Calc. Tiss. Res.。這研究可能被全世界的人士閱讀，後來從世界各地有名的大學學者都紛紛來信，要求抽印本數達到一百五十件之多，其中有憧憬已久的學者，也有不少來自共產國家。回想當時我們政府對於共產主義極端敏感的時代，寄來的明信片竟未被沒收，接到信倒有意

外的感覺，該明信片至今仍保存著，視為珍貴做為紀念。

第三次的研究進修是於 1978



1967 哈佛大學時代

左：與杜聰明教授在哈佛大學合照

右：與李鎮源院長、陳炯霖教授、簡金標教授等合照